

國會圖書館

增補文獻備考卷之三十一

弘文館 纂輯 校正

輿地考 十九

關防 七

海防

一〇
東海

東海之岸自慶興造山之南向西南斜迤至鏡城自鏡城南至魚郎浦
自魚郎東折至加乙宁山盡處山北係鏡城
山南係明川自加乙宁山之南向西南
折轉至吉州之門巖自城津向南至胡打烽臺之東自端川向西南斜
迤至定平自永興向南乍西至德源之北自德源向東南斜迤至長簪
蔚山自蔚山自南乍西至東萊之海雲臺大抵東海之沿與西南海異

干山鳥

←

增補丁氏廣雅

卷二十一

高城爲通川之次	<small>北至通川官一百二十里東至海八里</small>
靈津串	<small>在南北二十二里金剛山東支枕海如衿裾嬖積之狀</small>
松島	<small>在南北二十三里沙路連陸高麗宗時東真國以舟師來圍焚戰船</small>
杆城爲高城之次	<small>北至高城官一百里東至海七里</small>
黃浦	<small>在南北二十五里</small>
松池浦	<small>在南北二十一里舍古址梧箭竹滿其上</small>
掛島	<small>在南北四十五里有箭竹</small>
竹島	<small>在南北二十二里周二里有營舍古址梧箭竹滿其上</small>
豬島	<small>在列山廢縣北三十里有箭竹</small>
草島	<small>在南北三十五里列山東五里有</small>
無路島	<small>在南北三十五里列山東五里有</small>
城郭	<small>見城郭</small>
襄陽爲杆城之次	<small>北至杆城官八十五里東至海十二里</small>
雙城湖	<small>在南北四十里周二十里有萬戶鎮泊兵船今廢</small>
大浦	<small>在東十二里江陵安仁浦移置萬戶鎮于此</small>

一 郡
作 芹 一 作 羽 一 作 武 二 島
辛 山 郡 今 為 竹 島 郡

島在蔚珍縣正東海中與日本之隱岐州相近三峯岌峯擇空南
峯稍卑日清則峯頭樹木及山根沙渚歷歷可見風便二日可到
地方百里產柴胡藁本石楠藤草諸香木蘆竹多合抱者蘆實桃
核大可爲杯升山貓大如犬鼠大如貓海中有大獸牛形赤眸無
角羣臥海岸見人獨行害之遇人多走入水名可之島本于山國
新羅取之後恐導倭爲寇刷出居民空其地高麗太祖庚寅土頭
貢獻授使白吉爵以土頭爲正朝顯宗壬戌島民被女眞寇畧逃
來者多處之禮州爲編戶德宗壬申島主遣其子夫於仍多郎來
貢仁宗己未溟州道監倉使李陽實入島取果核木葉異常者以

獻毅宗己卯王聞島中地廣土肥可以居民遣溟州監倉金柔立
往視欲復爲縣回奏云島有大山自山頂東距海一萬餘步西距
海一萬三千餘步南距海一萬五千餘步北距海一萬餘步有村
落墟七所破礎尙存或有石佛石塔鐵鍾地多畠石人不可居遂
寢其議後崔忠獻以本島土壤膏沃多珍木海錯遣使移本郡民
以實之後屢爲風濤所盪舟覆人多物故因還其民高元之際本
國叛臣李樞等告于元以鬱陵島多珍恵之材元遣使入島欲伐
木以納上表陳乞得止至本朝 太宗朝聞流民多逃入其島中
再命三陟金麟兩爲按撫使刷出又 世宗二十年遣縣人萬戶
南顥率數百人往搜逋民盡俘金丸等七十餘人而來其地遂空

至成宗二年有告別三峯島者乃遣朴元宗往見之因風濤不得到而還同行一船泊鬱陵島只取大竹大鯛魚回啓云島中無居民矣與地志云鬱陵于山皆于山國地于山則倭所謂松島也光海七年倭差船二隻謂將探礪竹島形止且曰島在慶尙江原之間朝廷惡其猥越不許接待只令東萊府使朴慶業答書曰足下非不知此島之橫占乃欲攬越窺覬是誠何心恐非鄰好之道所謂礪竹島實我國之鬱陵島也介於慶尙江原海洋載在輿地焉可誣也蓋自羅麗以來取考方物逮至我朝屢刷逃民今雖廢棄豈可容他人冒居乎他日復書今以前日復書之說觀之前已有所往復也已悉梗槩貴島宜瞿然改圖而今來直以解纜發船爲言不幾於輕朝廷而昧道理乎貴島於我國往

來過行惟有一路比若門戶此外無論漂船皆以賊船論斷弊鎮沿海將官惟知嚴守約束而已不知其他惟貴島審區土之有別知界限之難侵恪守信義努力自勗免致謬戾尙克有終哉肅宗十九年馬島太守平義信押送漂民二百貽書禮曹曰貴城漁氓行舟於本國竹島極是不可到之地也以故士官詳諭國禁今者復不顧國禁漁氓四十餘口往入竹島雜然漁採由是土官拘留其漁氓二人安龍福朴於屯爲質於州司以爲一時之證我因幡州牧連前後事狀馳報東都蒙令被漁民附與敝邑以還本土不妄想夫我殿下泛愛黎庶無間遠近既往不咎惟緣鴻庇二漁氓得還故土也此事所係非細兩國豈可不思无妄之禍耶速加改令於

邊浦堅制禁條隣睦悠久一好事也答曰敵邦海禁至嚴制束海民使不得出於外洋雖敵境之鬱陵島亦以遼遠之故切不許任意往來况其外乎今此漁船敢入貴界竹島致煩領送隣好之義實所欣感海氓獵漁以爲生理或不無遇風漂轉之患而至於越海深入法當痛懲今將犯人依律科罪是時接慰官洪重夏至東萊傳授答書則差倭以爲只論竹島事足矣何爲以舉鬱陵耶譯官答曰所以明我國之亦嚴海禁也倭曰鬱陵島固知爲貴國地壬辰後爲日本所占據者貴國芝峯類說中不有之乎首譯朴再興曰類說中誠有之然此有大不然者壬辰之亂日本兵深入我境西至于平安北至于咸鏡大小沿海郡邑皆爲亂兵所據不獨

鬱陵一島而已則豈可以壬辰亂兵所占據者爲言乎類說所論非所可援况文士一時漫筆何足爲明證二十年馬島太守平義信奉書禮曹曰向者貴國漁民往入本國竹島者回還焉回簡有鬱陵島名是所難曉也只冀除却鬱陵之名云云二十一年島倭橘眞重上書于東萊以竹島設疑問四條二十二年馬島奉行倭平眞顯等六人寄書於我國譯官下宋兩人其一論竹島事其一論安龍福擅行事時廟堂諸議以爭一空曠之地以開邊釁爲不可獨領相南九萬以爲疆土受之於祖宗不可與之乃曰此島高麗得之於新羅而我朝得之於高麗元非日本之地以此往復不已事遂寢遺武臣張漢相往審島中自是定爲法每三年一送

人觀其島官給斧子十五伐其竹若木又采土物若干納之于朝以爲信三陟營將及越松萬戶相遞入焉初東萊安龍福隸能櫓入日本五浪島龍福言於島主曰自鬱陵距我國一日程距日本軍善倭語 肅宗十九年夏入海漁採漂到鬱陵島遇倭船被拘五日程非屬我國者乎朝鮮人自往朝鮮地何拘爲島主知不可屈解送伯耆州州太守厚遇餽銀幣龍福不受曰願日本勿復以鬱陵島爲辭受銀非吾志也太守遂稟關白作書契授之言鬱陵非日本界行至長崎島島主卽馬島之黨也求見書契出示之奪不還送龍福于馬島時馬島主僞藉關白命數以鬱陵島爭之其實非關白意也鬱陵饒魚竹倭利其有且差倭至則國家待之豐

厚倭因此來往不止至是恐龍福盡發其奸狀牢囚久之押送東萊又囚于館前後九十日始還龍福言於府使竟不聞明年接慰官至東萊龍福又訴前事朝廷亦不之信也時差倭累至若將生釁國人憂之而不知爲馬島所瞞龍福憤甚走蔚山海邊有商僧雷憲等艤舟龍福誘之曰鬱陵島多海菜吾當爲汝指其路僧欣然從之遂舉帆三晝夜泊鬱陵島倭舶自東至龍福目諸人縛之船人憚不發龍福獨前憤罵曰何故犯我境倭對曰本向松島固當去也龍福追至松島又罵曰松島卽芋山島爾不聞芋山亦我境乎麾杖碎其釜倭大驚走龍福轉至伯耆州言其狀太守悉捕治之龍福乃詭稱鬱陵監稅官升堂與太守抗禮大言曰馬島之

居間矯誣豈但鬱陵一事我國所送幣貨馬島轉賣日本多設機
詐米十五斗爲一斛馬島以七斗爲斛布三十尺爲一疋馬島以
二十尺爲疋紙一束甚長馬島截爲三束關白何從而知之不能
爲我達一書於關白乎太守許之馬島主父時在江戶聞之大懼
乞於太守曰書朝而入則吾兒夕而死子其圖之太守歸語龍福
曰母庸上書且速歸馬島如更爭界者可差人賣書來龍福還泊
襄陽告于官且獻在伯耆時呈太守文以證前事諸從者一一納
供如龍福言無異辭於是倭知不可復誑抵書菜府謝曰不敢復
遣人至鬱陵是時事由龍福發故倭疾之以龍福行不由馬島爲
罪舊約有自馬島向釜山一路以外皆禁之文故也朝議皆以爲

龍福罪當斬獨領敦寧尹趾完領中樞南九萬謂殺之適足快馬
島憤且其人桀黠非碌碌者宜留爲他日用乃流之倭至今不復
指鬱陵爲日本地皆龍福功也

補肅宗二十八年三陟營將李浚明與倭譯崔再弘乘船于蔚珍竹
邊鎮入鬱陵島兩晝夜而還獻其圖形及紫丹香竹石間朱魚皮等
物

補李頤命關東地圖序曰嶺東沿海舊置浦營烽燧今其基址尙存
中間以海路異昔寇賊難至今皆廢罷矣去年平海人漂到日本而
歸異國船亦漂泊於平海海路之昔阻而今通飄風之一棹而可至
從可知矣今豈可以目前之無虞久撤其藩籬也